

戏曲楹联里的学问

—

楹联是中华民族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样式，它将语言艺术和书法艺术熔于一炉，体现了多方面的艺术价值。其中戏曲楹联是一大宗，除艺术欣赏价值之外，还包含了许多戏曲知识和戏曲见解，可以说是大有学问。

今天能够见到的戏曲楹联，明人李开先所作可能是较早的了。李开先（1502—1568），字伯华，号中麓，山东章丘人。他二十七岁中进士，官至太常寺少卿。因上疏抨击朝政，被削职为民。四十岁后归家乡，一直过着隐逸生活，而戏曲创作、戏曲欣赏就是他一种重要的精神寄托。嘉靖丁未（1547）闰九月，他的同乡姜大成在《宝剑记后序》中说：“子不见中麓《宝剑记》耶？又不见其僮辈搬演《宝剑记》耶？呜呼，备之矣！园亭揭一对语云：‘书藏古刻三千卷，歌擅新声四十人。’有一老教师，亦以一对褒之：‘年入七十歌犹壮，曲有三千调转高。’久负诗山曲海之名，又与王溪陂、康对山二词客相友善。”这里提到两副楹联，前一副自夸藏书之富，特别以戏曲藏书之富而自豪，并对家班力量雄厚引以为荣；后一副褒扬一位老曲师，称赞他会唱很多曲子，而且艺术青春长驻，宝刀不老。这两副楹联形象地记录了李开先的戏曲活动，是十分珍贵的史料。

徐渭（1521—1593）也写有戏曲楹联。《中国戏曲志·浙江卷》载徐渭所写绍兴戏台楹联：“做戏逢场，原属人生本色；随缘说法，自有大地众生。”“假笑啼中真面目，新歌舞里旧衣冠。”“画栋倚春宵，继往开来，瞬息竟成千古事；雕梁挥彩毫，修文艺武，片时顿觉百般新。”对于戏曲的艺术特征以及观众的审美感受都有很好的概括。

李渔（1610—1680）也是写楹联的好手，写了不少戏曲楹联。他自题芥子园歌台云：“休萦俗事催霜鬓，且制新歌付雪儿。”表明了他对戏曲娱乐功能的重视。朋友李申玉有家班，李渔赠以楹联云：“门多桃李，案少簿书，别宦恐无此乐；前列生徒，后盈丝竹，今时复有其人。”（见《楹联丛话》卷十二）对于李申玉的艺术情趣，作了简洁而生动的描绘。

许多戏曲风俗在楹联中得到反映。如清中叶的花雅之争，在北京、扬州等地都有反映，有一副集“四书”句的楹联写道：“闻弦歌之声，贤者亦乐此；见羽毛之美，乡人皆好之。”上联写的是昆腔，下联写的是乱弹武戏，概括了不同观众的不同审美倾向，对得也很工切。还有人为后台写有一联云：“凡事莫当前，看戏何如听戏好；为人须顾后，上台终有下台时。”既切合后台环境，又包含着人生哲理。又如清代北京戏园很多剧目要连演多日，如何吸引观众天天来看戏就成了一个关键。有一副楹联说：“把往事，今朝重提起；破工夫，明日早些来。”这可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广告词。以上几联均见于梁章钜《楹联丛话》卷十二，但袁枚《随园诗话》卷一已说：“或求戏台对联。姚念兹集唐句云：‘此曲只应天上有，斯人莫道世间无。’又，张文敏公戏台集宋句云：‘古往今来只如此，淡妆浓抹总相宜。’苏州戏馆集曲句云：‘把往事，今朝重提起；破工夫，明日早些来。’俱妙。”可见，“把往事，今朝重提起；破工夫，明日早些来”这副楹联最早来自苏州戏馆。上联出自《荆钗记·时祀》，为王母所唱；下联出自《西厢记·酬简》，为张生所唱。二者都是传唱人口的名曲，用作楹联，十分妥贴工巧，也容易使观众产生亲切感。

戏曲楹联切合具体对象和具体环境的例证还有很多。如北京和春部戏馆门外有集句联云：“和声鸣盛世，春色满皇州。”既镶嵌了“和春”二字，又切合北京的大环境，传说是乾隆年间的诗人张问陶（1764—1814）所作。有一副关帝庙戏台楹联写道：“顾曲小聪明，当日可怜公瑾；挝鼓大豪杰，至今犹骂曹瞒。”上联切周瑜，下联切祢衡，都是三国人物，写在关帝庙戏台两侧是很合适的。又清代两淮都转署中戏台楹联云：“新声谱出扬州慢，明月听来水调歌。”这都是有关扬州的典故，用来既贴切又典雅。（见《楹联续话》卷四）

有一种楹联，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戏曲楹联，但联中运用了戏曲名句，也可以看出戏曲的影响。如清代南京秦淮河河房有一副楹联：“千种相思向谁说，

一生爱好是天然。”上联用《西厢记·草桥惊梦》句，下联用《牡丹亭·游园惊梦》句，铢两悉称，艳丽无比。（见《楹联续话》卷四）又如清代浙江江山有一种游览船，船窗有一联云：“游目骋怀，此地有崇山峻岭，茂林修竹；赏心乐事，则为你如花美眷，似水流年。”上联用《兰亭集序》句，下联用《牡丹亭·游园惊梦》句，浑然天成，恰到好处。（见《楹联三话》）

有一些戏曲楹联，包含的意蕴比较丰富，值得我们细细玩味。如汤显祖故乡临川玉茗堂的东面，曾建有一座“四梦台”，上悬一副楹联：“千古为忠为孝为廉为节，倘泥真，真等痴人说梦；一时或快或悲或合或离，若认假，犹如哑子观场。”（见毛效同编《汤显祖研究资料》）这副楹联言简意赅地阐明了作为一名观众，在观赏戏曲时应持的基本态度，或者说基本的心理准备。上联说明戏曲里的人物是以实际生活里的人物为基础，但又不等同于实际生活中的人物，如果把戏曲与实际生活完全等同起来，那就无异于“痴人面前说梦”；下联说欣赏戏曲的过程是一种饱含情感活动的过程，如果死死咬定“戏就是假”，一点不动感情，那也根本不能进入审美情境。这是深谙戏曲艺术三昧的可贵见解，能给我们以有益的启迪。

